一百八

藝術傳第一

自史記作日者龜策傳而後漢因之遂有方術傳晉周隋謂之藝術後魏謂之術藝北齊謂之藝術今起春秋列國訖隋總謂之藝術云

通志一百八十一

春秋國語

周

伯陽父

內史過

內史叔興

史伯

內史叔興

伶州鳩

秦

史墨

士文伯

董因

晉

史蘇 梁卜 招父

梓慎

魯

襄公

卜偃 善卜 廖

師曠

史趙

卜徒父

鄭

裨竈

醫和 緩

史記

司馬季主

魯公

後漢

任文公

許物

高獲

郭憲

扁鵲

王禹偁
楊由
李令伯 涪陵 令伯
廖扶
樊英
公沙穆
趙彦
單颺
董扶
郭玉
韓說
樊志張
唐檀
許曼
段翳
行像
謝夷吾 郭鳳
李南 南女

華化 吳普 曾女生
費長房
劉根
計子勳
解奴辜 張貂 壽光侯
甘始 東郭延年 封陟 陟達
王和平
周
王真 郡孟節
左慈
上成公 麴聖卿
伯陽父者周大夫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

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
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
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
國必亡夫水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用財用不亡何
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
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
徵矣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
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果
爲犬戎所殺周遂東遷焉

史伯者周太史也鄭桓公爲司徒之歲問於史伯曰王室其甚得周衆與東
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
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
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
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陽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
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蠻荆戎狄之
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平是其子
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而加之以貪會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

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替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鄇稍舟依縣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左洛右濟土菜騶而食湊淯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也又甚聰明協和蓋其先王后聞之天之所啓百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世叚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

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財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末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侯伯矣當周末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鄇路

偏陽曹姓鄒莒邑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鬻又越不足命也蠻羋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郊之間其家君修騎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君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文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黷武用犇奔走之人以從其惡棄忠實而貴讒慝賤有德而貴暗昧黷武而好奔走之人以從其惡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賤有德而貴暗昧黷武而好

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夫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諛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剸同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

之小妾生女而亦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女其又何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有身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

虢也而取之以逸逃王褒人褒姒有嬖而以為入於王
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
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幽使侯溫得而加之焉毒之酋
腊者其殺滋遠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
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
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方將得申申呂方彊其愛太子亦心可知也王師
若在其殺之亦必然矣王不忍怒父虢公從矣凡周存亡
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其遠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
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
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
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贏
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得者近興秦仲齊侯姜亡
舊也且夫其將興乎公謚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
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酈依歷華也後徙南新鄭是也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洧
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莊襄於是
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

楚蚤冒於是乎始啓濮
內史過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
內史過曰是何故也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
齊明衷正精潔熏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憲足以同
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
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
暴虐其政腥臊盈聞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
蠲而民有遠志是以神怒煽禍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
昔應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

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陵商之興也檮杌
次於丕山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
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
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
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
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
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
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

嘉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
王令其實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
三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幣往獻焉
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
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
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
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
乎十
二年晉取虢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
命曰昔先王命我祖考胙土于晉侯執玉畀拜不稽首內史

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吕郤將不免
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
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有辜在余
一人在殷庚曰國之臧則維文衆國之不臧則維余
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
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
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莅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焉
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
制義焉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

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貫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徹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鞏敔鈴鐸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

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衣冠帶劍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曩昧惕保存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玉也替鞏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夏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本豆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乎禍襄王二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實義

殺子金子公

內史叔興者周大夫也亦曰內史興襄王八年王使
興聘于宋時有六鷁退飛過宋都宋襄公以問叔興曰
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
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晉文公之
始立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命焉上卿逆
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干武
[illegible]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抎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
命晉侯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宣饗贈

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寧好內史叔興歸以告王
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
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
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
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
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
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
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
亟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一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

其善之樹於有禮豈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二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內史叔服者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即位王使叔服如魯葬僖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襄王三十三年穆伯卒其喪人立穀是爲文伯文伯立穆伯自莒召季友使養二年穆伯復盡室以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復求入將來卒于齊惠叔竟收葬之文伯之子曰孟獻子於魯稱三家焉頃王六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惡如言焉

伶州鳩者周樂官也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以爲不可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然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

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
從紐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匏絲尚宮匏竹尚
議革木一聲夫政尚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
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
以宣之焉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
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
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
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
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令

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繇
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和
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
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
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
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於是復問鍾律伶州鳩
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

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三曰洁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
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安
者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
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
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秉
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
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
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鮮平則久久則純純明
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
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實沈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
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
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
馮禅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焉
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
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
數而以律鰪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
未畢而雨以爽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
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
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皇故謂之宣所以
宣三王之德也及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
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嘉其言而不用
辛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鰪王謂伶州鳩曰鍾

果鰪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
之則爲鰪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鰪也王曰民
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詹曰衆
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
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伶州鳩退而告人曰王其以
大者不揆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
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容心是以感滅寡生

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五年王崩鍾不
歸

萇弘者周大夫萇叔也景王二十四年王問於萇弘曰今
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
歲也歲在豕韋（景王二年蔡世子般殺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復在豕韋）弗過
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景王十六年歲復在大梁楚靈王滅蔡後二歲楚人弒靈
王召蔡靈侯於申執而殺之遂滅蔡後故知楚凶是歲也楚靈
王平王即位以蔡靈侯之孫廬歸于蔡（復其國亦王
三十一年春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
毛得必亡是昆吾愆之日也後故之以而毛得以濟後
於王都不亡何待景王崩敬王立尹氏與毛得立王子
朝於王城是為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敬王二年八
月地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王其棄之矣東
王必大克四年晉人納敬王於王城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後皆見殺

魯

梓慎者魯大夫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玆
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
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既而宋鄭果饑昭公十五
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
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盟事乎二月癸酉禘
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必
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在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火出而見今玆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
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
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
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
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
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
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
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皆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夏六月戴桓之族華氏向氏作亂誘殺羣公子劫元公質其太子母弟焉冬十月元公伐華向氏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明年三子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又明年三子自宋南里出奔楚宋亂始定如其言焉是歲蔡侯廬亦卒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旬絕）將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而梓慎之占或失先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遠祭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

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乙二月公卒楚而其言亦不驗云

晉

史蘇者晉之卜史也晉獻公五年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八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父拊父拊是父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畀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攜其人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官嘉爵與史蘇曰飲而無眷矣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眷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皐十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眷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寙戎必有女戎若晉以寙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

與伊尹比而亡夏殷幸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離則有之不踰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衡鼻乎若踰其國而得其君雖逢國才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既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嗣使太子申生主曲沃公子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攸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還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

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蹇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而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亡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獻公之築嫁伯姬於秦也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六年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晉師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在秦已先君君從史蘇占之吉不及此夫韓簡亦有言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初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效名男曰圉名女

曰妾及秦人歸惠公惠公以子圉質秦妾爲秦宦女焉
圉至秦穆公亦以文嬴之六年圉逃歸于晉惠公薨圉
立是爲懷公明年文公入使人殺懷公于高梁郤芮縣
云

卜偃者晉掌卜大夫也亦曰郭偃獻公卜伐驪戎遇兆
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既而獲驪姬史蘇謂晉必由停女
亡國當如三季之世卜偃曰不然夫三季王之亡也宜
民之主也縱惑不救肆侈不遑流忘而行無所不戒是
以及亡而不獲追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主又卜大

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夕夕而
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大曰三五之門也
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
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之以
齒牙口弗聽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
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務而
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
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閭以亂得聚者非
謀不亟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事非義不盡國非德

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
齒乎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
不可謂義以寵貴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
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卫夫人
六年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
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耦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以大以從盈數

其必有衆初畢萬一什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也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
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後魏果得國十
九年獻公伐虢滅下陽明年虞滅虢公敗戎于桑田卜偃曰
虢其亡乎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大功是天奪之鑒而益
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八
月晉師圍上陽獻公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

虢之旅鄔之賈賈大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平王丙子亦日在尾月在策鄔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朝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二十六年獻公薨奚齊立里克殺之及其弟卓子惠公以地賂秦公既入而背外內之賂與人謂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徒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禍公隕於韓卜偃曰善哉大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要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畏矣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刑懷刑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刑猶刑違刑必有徵刑若狄公子吾是之依也卜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

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叙之述意以道之明耀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苟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卜偃聞之曰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曜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謀而諫者冀苟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人殺冀苟而施之惠公五年秋八月晉沙鹿崩卜偃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

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六年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惠公爲秦所獲既而歸之十四年惠公薨懷公立明年文公入誅懷公于高梁是歲也周襄王以叔帶之難出奔鄭文公二年秦穆公帥師千河上將納王於是乎文公將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遂辭

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溫而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其後文
公問於卜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
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九年文
公薨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襄公元年秦
伐鄭襄公墨衰絰遂敗秦師于殽云
董因者晉大夫也周太宰有之後辛有之二子董之
晉故晉有董史焉晉惠公十四年夷秦伯納文公董因
文公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
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所以興也今君當
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
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
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
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
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已而果然
師曠著字子野晉樂太師也晉平公二十年冬楚公子午
師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其在君之德也既而楚
師多凍役徒幾盡二十四年春有石言於魏榆平公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
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
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
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言伊出

匪躬是瘁伊尹其能言矣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初衛靈公將如晉次
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寫之謂之新
聲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
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
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後平公宴於施惠之師曠
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
風也以耀德於廣也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
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

節是以遠服而通不遷今君說新聲欲無哀得乎自是
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人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民皆見士文伯曰
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
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果災明年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
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
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
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冬十月辛
酉衛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
平公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
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言異終也如是
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
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

曰焉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嬖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吾又有二百六旬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十文伯曰然則二禹二

千六百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月晉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帝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於遂遂世守之又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遂代有齊國晉昭公之母齊歸薳氏公不感

晉之送葬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孫于齊晉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下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火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蒲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妥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弒悼公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蔡墨者名黯晉太史又爲趙簡子史故曰史墨晉頃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之蠱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

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
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
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世有畜龍及有
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皆有雄雌孔
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
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泥氏其後也獻子曰
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
泯棄之物乃毚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
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
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
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
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
社稷有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
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
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
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
晉定公元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
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曰上帝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
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
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

故弗克至期果然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魯昭公
薨于乾侯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
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有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禮有五右各
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
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
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

后之姓於今爲盛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
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
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
人之言云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既而有大功於魯
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
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故在季孫
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簡子嘗由于蘧史墨聞之以大
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焉欲試之故周旋

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蘧而靡
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遂還他日簡子歎曰吾願得范
中行之良臣史墨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
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
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
善敗而納之道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
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之臣不能臣相其君使至於
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
十五焉得之矣夫二三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

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秦

卜徒父者秦之掌龜卜者也秦穆公十五年將伐晉使卜徒父筮之言曰涉河侯車敗穆公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及戰三敗晉師于韓果獲晉惠公以歸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

則爲蠱陰溼寒疾陽溼熱疾風溼末疾雨溼腹疾晦溼
惑疾明溼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溼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
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
無闕可謂良矣和閻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
其慆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溼生疾將不
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徵吾是以云也趙孟曰
何謂蠱對曰溼溺惑亂之所由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
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晉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
而平公薨先是晉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
秦秦桓公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
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亦厚爲之禮而
歸之無幾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訛耳

鄭

裨竈者鄭大夫也鄭簡公二十一年秋八月裨竈曰今茲

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二十四年秋鄭人殺其大夫伯有先是十二年八公孫蠆卒將葬公孫揮與蠆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至是伯有死如其期焉三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蜀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如以五成故曰五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

十二年三十四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姒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昊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識之後七月戊子晉侯彪卒鄭定公五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陳

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論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待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猶鑠鑠正襟危坐曰吾幸先生之來譬如聾者不當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乎司馬季主棒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

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
誰也今何以卑汚長吏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
賢才處之今所處非甘六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
不當故謂之汚夫下管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
夫下者多言語嚴以恒待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
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汚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
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向日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
何月照報言因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
者賓矣賢之行也直進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
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
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
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
罪也雖累辱而不媿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
疵而前媿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
尊譽以受大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
為機求利逆暴聲言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為巧許飾虛功執空文以謁主上用居上為右試

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堵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
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
家此夫為盜不操弓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敗父
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
不能禁寇貊不服不能攝姦殺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
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思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
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鴞梟之與鳳凰翔乎
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蕭艾蘭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
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天下者必法天地之利害
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
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
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
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
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
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
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

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憂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

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下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道寸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群

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卑公之等喝
喝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正乎無
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
也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
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
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
不見奪精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
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
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

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
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
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
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
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
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
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
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

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
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問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
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
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
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遂骨髓雖司命無奈

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
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而醫之所
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
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和四
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
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
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大醫令李

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之後世言脈者由扁鵲云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善醫
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
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
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
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
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
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
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
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
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
父刑罪使得改過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
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
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嘗有所驗何縣里人
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
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皆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臑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濇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實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臑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意診切其脈告曰氣禹病病使人煩薄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

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遏心主故煩薄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屬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溲而湧左口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溲故溺赤然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

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呂縣陽周入而莒橘梁頗壞信則擘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

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夫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安得難於大小溲溺赤色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淋淋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主水之而大緊者脈大而躁大者腸脫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養此

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當狂言楚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此附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此附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乍奪乍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炎鍼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此附病之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也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炎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終

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兒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著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中寒臣意診其脈曰洞過風洞過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蹙胷胷蹙胷即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亦灑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氣亟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蹙陰之動也脈來難者亟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蹙陰之絡結小腹也蹙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

腫臣意即灸其足蹻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
瀆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
即愈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瀕臣意告曰熱蹻也
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
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
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胂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
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
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
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實諸侯所至奉豎奉劒從王
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
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
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診其左太陽明脈即
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
口食而不嗽故曰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
往飲以莨菪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
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
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

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禺蹇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舍公立即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灰月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

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衆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當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至宿齊王黃姬兄黃長鄉家有酒召

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癉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故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

侍者韓女病要脊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齒而不屬齒而不屬齒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事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知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寒溼寒溼氣宛為不發化為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羊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寒皇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泄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

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脈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脈傷不治當後十日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遒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蕃陰脉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

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生伏九而寒故
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白煉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
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
熱論曰中熱不瀉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
之不得數瀉亟勿服也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
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
熱即為陰石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
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其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
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
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
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
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
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
為疽意苦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眾醫皆以為蹙臣意診脈以
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
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九藥出入六日

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又識其病所在
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
意謂之病苦少腹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痞痞即死
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痞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言曰藏
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
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壯疝壯疝在臍下上連肺病
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勞力事則必嘔血
死項處後蹴鞠要蹙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
旦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
得尚陽尚陽入虛裏項處旦日死一尚一絡者壯疝也臣
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衆多久頗忘之不能
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
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
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繩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
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
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
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

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新受師方適成師死以
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其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
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
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鍼灸以故不
中期死也問臣意意之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
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
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侵人來召臣意臣意不
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
臣意也故移名數在者不修治家出行游國中聞善爲

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書其方書意
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
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
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
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
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
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
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衰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
趨也而除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公之即篤此論病

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爲氣故年二十是謂易餐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良公所愛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五言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喜音非世之所得聞也言年中時當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臾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

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仕會慶子男毅來獻馬因師光奏馬主所意以故得與毅善光又屬意於毅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意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主意事慶謹以故變意也問臣意曰東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淄人宋邑邑出入邪逆以宜鑱石定發於處歲餘菑川王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

和齊湯法高永侯家永柱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諸侯皆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後漢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公文孫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過公車言越崔尚太守欲反刺

史大懼遣文公簒寸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上傳
舍時暴風交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
害人者因起駕遽驅諸從事出俄而自發郡果使兵殺之
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出時天大旱文公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一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
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咸聞頗有為防
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
晡時瀕水湧起十餘丈突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
壞廬舍所在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
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又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
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
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小大皆糧捷步
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軍公孫述時蜀
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
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
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少
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害惡
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
咻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

之義今君賤道畏害貢禹所不可仲子曰三公至重不敢
違之憲曰今二千石講業且嘗記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
聞君來何遲仲子具以實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纂位拜
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燔之
憲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之八下有道之人乃徵憲
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
在位忽面向東北令酒三澆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
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此災異果上火災與郊同
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今初定車駕未可以
動憲乃當車按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
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
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
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
毀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信不虛也憲
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
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簒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
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

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灌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飽我大豆享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疏江決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頻年大稔初豪右夫蛙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

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瀘矣太守闇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為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少游學京師與光武素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鈦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

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還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自比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軼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

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輒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尚方訴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之而人無知者

百姓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能爲祟帝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聲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罪倫使夷吾收按其罪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切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舉孝廉爲壽張令稍遷荆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且乞還位以授之後夷吾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詣冀州刺史部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物其子曰漢末大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

楊由字哀侯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前

晡（當作柿音孚廢反）太守以問由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忘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閒故來稱慶旦日稜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渡宛陵浦里抗馬跪足以是不得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皆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明家術為由拳縣民妻晨詣巙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疾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巙者妾將亡之應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游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

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一人當到益部投郵候舍時夏夕露坐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郵何以知之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郵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郵進諫曰竇將軍恃外戚之親不修禮德而踞權橋馬忽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郵遂所在留連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誅凡交遝憲者皆爲免官唯太守不豫焉後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等共校尉諸宦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封年坐吏民疾病仍上有司以異賜策不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録陰謀之功封郃沛都侯辭

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書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以之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郤子固已見前傳等子慮字季主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預知其姓名嘗宣言津吏曰某日當有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究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竹筒中告生曰有急發之生到餘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餘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忘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

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諸穀千斛悉周急宗族親姻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一八十卒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守從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關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

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惟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責切郡縣催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師稱病不肯起詔彊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卿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慕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祿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帝不能屈而敬其

名使出就大醫量養疾月致羊酒至二四年十二月天子乃爲
英設壇帝令公車令道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
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
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
牛酒如有不幸禍以中牢
英辭位不受有詔聲言勿聽
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
策談者以爲失望初河南張楷與
英俱徵既而謂
英曰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與子之出能輔是君也
子人也而子始以不譽之身怒萬辜之
及其享受爵
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英既善術朝廷每
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初
英著易章句
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
英學
英嘗有
疾妻遣奴婢拜問
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
英曰妻賤
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孫陵靈帝時以謫事宦人爲司徒陳郡郤巡學傳
英業
官云侍中

唐禮三十子產緣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
顏氏春秋元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

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言之以問禮禮
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永寧
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後問禮禮答異之應禮曰京
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
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爲天
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
禮因上便宜二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
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賃爲童兒不好

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元鋭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
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
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
誦經自若終亦無妖異時人竒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
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
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
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爲也後舉孝廉以
高第爲王事遷納相繕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
多不法發摘立盡徹根放恣穆到官謁曰臣殆除之日

京師咸謂臣已繼有惡侯以是乎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文體傳業十二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發其麾子還立適嗣其餘皆如詔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蝗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場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蝗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來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皆湮没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民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遂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又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家曼曰三歲之後當爲邊將官有東征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

畢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果如其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討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任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祥慎焦董

（焦延壽 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

免後拜尚書卒於官私嘉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
玄問颺此何祥也對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
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陽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
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害及奏賦頌連珠稍
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
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
辭甚激切靈帝以說大不遜收江夏太守公事免

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
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
後宰府十辟公車二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
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寵重
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
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俱
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
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

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竊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脈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雙臣美手腕者與文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不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療沿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即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甘共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

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勇游學徐土兼通數經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
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舉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
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
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
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
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
月之間皆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

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
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尋世
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
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汗不出佗曰
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
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
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
明旦並起臨別屬嚴所齎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
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

酒坐畢歸行數里明卒頭眩墮車人持將還載歸家中
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請佗視脈曰尚虛未得
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吾數十蟲妻聞其病
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
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便醫曹吏劉
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
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
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必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
軀陽氣內養乳守虛冷兒得之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
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蟄其手呻吟
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
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
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
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
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
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以車載欲往就醫佗
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漬蠶
甚酸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白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北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詈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齎錢千萬使勿逐守嗔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由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時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獲必欲除之佗遂下其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胷中煩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蝡而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二至期果疾動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人病兩腳躄不能行輒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李將軍妻病

呼佗視之佗云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一旬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當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躁着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譜但其色黑佗之絶伎皆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又去家久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妻病數期不及操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

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二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操後頭風未除嘗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又後愛子倉舒病困乃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疫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

後一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
故往譙更發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歲成病
發無藥而死佗死十數年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
廣陵劉景宗景宗說數見華佗自說其療病手脉之候其
驗如神云劉動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
上有瘡癢而不痛劉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
年迎佗使視佗口易療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
匹以繩繫犬脛使走馬牽犬馬極驟易計馬走二十餘
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二十餘里乃以藥灰

爻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犬斷腰近後脚之前以所斷
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薄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
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
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
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
目不得視積年佗使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
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
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
自出周匝飲以草藥大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

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
寒水汲灌二缶當蒲百跳
化令蒲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顒顒高二三尺蒲
百灌佗乃使然少温淋厚覆良久汗冷出著粉汗燥便
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
脾半腐可刳腹養藥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
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
復先是廣陵吳普彭城樅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
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

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户樞終不朽也
是以古之仙人爲導引之事能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
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道引
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
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牙齒完堅阿善針
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
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匈入一二寸臣關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
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

葉脅一斗青魁十四兩以是爲率言公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麪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冷壽光唐虞曾文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皆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顧息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曾文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不知所在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相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先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葉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鼠而巢主人見之驚懊炳笑不應既而巢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

蓋益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
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
今蚊蚋不能入也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翁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之惟長房
於樓上覩而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
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
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
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
人以過見責今事尚未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小
酒與鄉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
不舉翁聞之笑而下樓以一箭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
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隨翁學道而顧家
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乘使縣之舍後家
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
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還迎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
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
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繞圍長房亦不移翁還小呂幽長房亦不移翁還

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棗其中有二蟲臭穢特甚長
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愼於出口不成如何長房辭歸
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至可以杖投
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二百鬼巨細長房乘杖須臾
即以杖投
史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
葛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
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安能醫療衆病
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皆自慙怒人問其故
曰吾責鬼賊之犯法者耳汝南盛氏有魅僞作太守
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
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於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
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
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少刻葛陂君魅叩頭
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繩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
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效擊之三年而東海大旱
長房至東海見人請雨乃謂東海君有罪吾前繫
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
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馬下而叩頭長房曰

還他焉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猶也盜社公焉耳又嘗坐客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公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以過誤終無他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忍我兒乞不用後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

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蜫蟲流出主人遽白之子訓曰乃爾平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叩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造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酒去不知所在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巳至暮如是數十劻時有百歲公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

城見之與一老翁芸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酒駕甚苦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劇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嵩高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靈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也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自覩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屢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曾珍盖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爾慈於下座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拊手大笑大會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座席可更得乎慈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

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自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慈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入告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皆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壚惡亡其酒脯耳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止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眡宓縣人也其初行父而不還後還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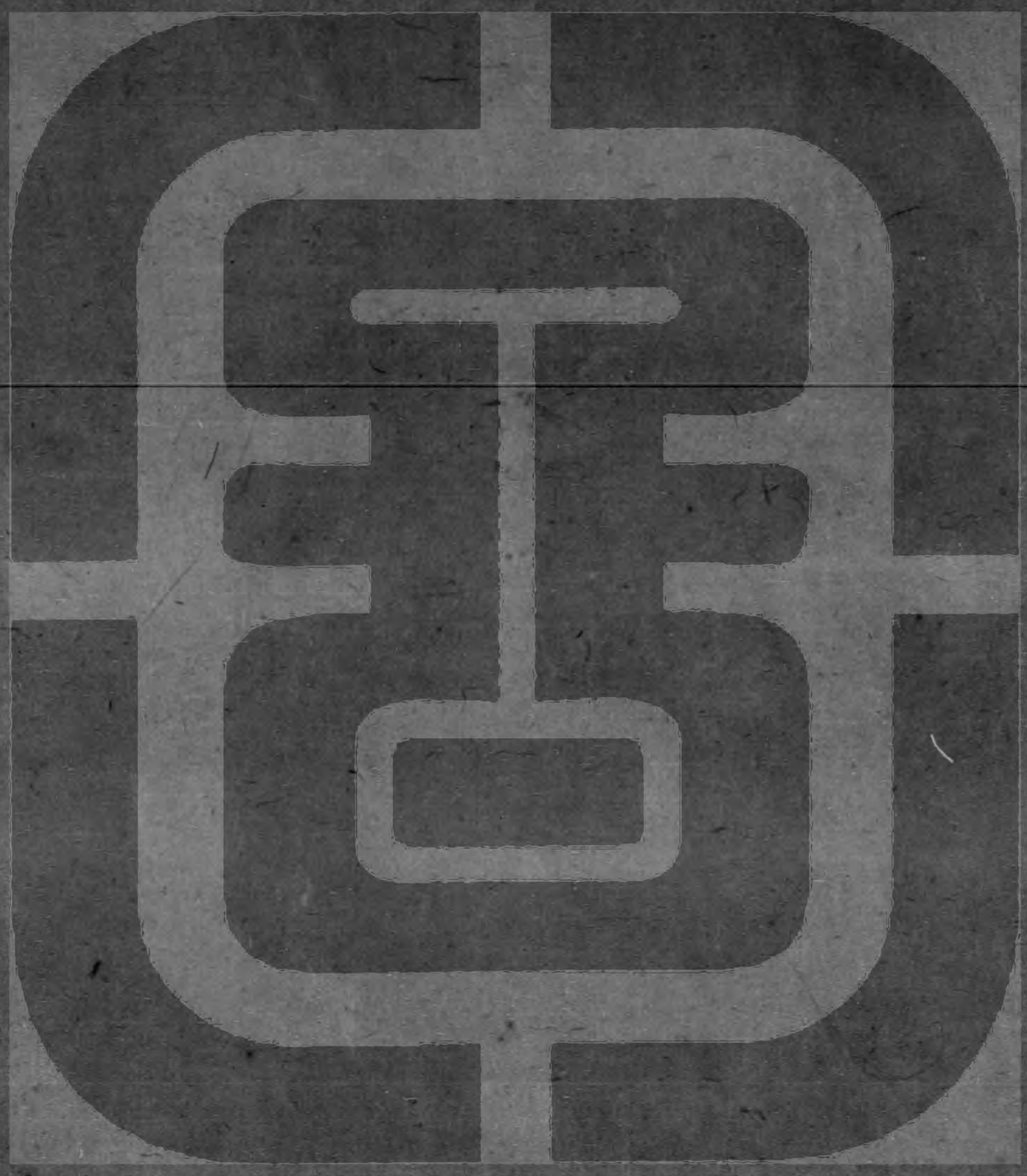
云陳寔韓韶聞見其事

解奴辜死貂者亦不知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知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神交通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蚣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蚣長七八丈懸死於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曰吾殿下夜半常有數人縫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養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左慈延年皆爲操所録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先化數人皆百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卽無節者皆上黨人也真字叔經年且二百歲餘視之如三十八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五岳名山悉能行

胎息胎食之方漱吞下泉而咽之不絕房室無節能含
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
若死一行至百日半年亦有家室爲人質譖不妄言似
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北海人也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
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殁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
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
其寶書仙藥焉

論術傳第